

<<温文尔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温文尔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553808

10位ISBN编号：7532553809

出版时间：2009-08

出版时间：上海古籍出版社

作者：沐斋

页数：20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温文尔雅>>

内容概要

本书从《尔雅》浩翰的释名中择取与当代读者文化记忆关联密切的一些条目，分别单独成文，进行饶有趣味的天马行空式的重新解读与阐释，力图在艰辛的古典阅读中开掘一线光明，从而不断扩延，汇集成无限春光，使读者在那片春光下，再次发现传统文化的不朽伟力与不老神奇。

<<温文尔雅>>

作者简介

沐斋，本名宁锐，又名宁风云、宁风子。
字移白、泊之。
号沐斋。
1976年12月31日生，辽宁省海城市人，居北京。
当代著名青年文人画家、学者型作家。
治学涉猎传播学、艺术学、训诂学、博物学等领域。
“新士人”学社召集人。
浙江大学硕士，任职于央视电视文化中心。
著作有《温文尔雅》、合著《书法与中国社会》等。

<<温文尔雅>>

书籍目录

序一 读沐斋《温文尔雅》序二 风子斯文——序《温文尔雅》草（的、烟葵、艾、覆盆子）木（栩、杨柳、蒲柳、白杨、梧桐）虫（小强、螳子、篇章、螽斯）鱼（鱼甲、活东、乌贼）花（荣华、木瓜、牡丹、棠棣、苹果）鸟（鸠羽、春锄、啄木、燕、狂）其他（眠、卧、逵、舟、翠微）跋

<<温文尔雅>>

章节摘录

草的“的”在古代也写作“昀”，从日，意为鲜明，有时候用来形容美女的嘴唇。你看宋玉《神女赋》的这句：眉联娟以蛾扬兮，朱唇的其若丹。

就是说，仙女虽然不用美宝莲，唇部照样熠熠生辉。

今人所谓唇彩不过如此，可惜迄今为止尚无一家现代化妆品公司将自己生产的唇膏命名为“的”。和大多数“日部”的汉字一样，“的”的本义其实是“白”和“光明”，进而引申出鲜明、亮点、子、籽粒等丰富的含义。

由此，《尔雅·释草》的这段解释就更易理解：荷，芙蕖。其茎，茄……其实，莲；其根，藕；其中的。

古人对荷花如此熟稔和喜爱，以至于给荷的每一部分都单独命名，不厌其烦——荷又称芙蕖，荷梗叫做“茄”，荷花叫“菡萏”，莲蓬叫“莲”，里面的莲子就是“的”。

除此之外，《尔雅》又给出了莲子的另一个称谓：“的，藪。”

“莲子又名藪”，“藪”和“昀”的古音差不多，或许就是一个字的不同写法。

莲子的雅号可谓命运多舛——“藪”已基本消失，“的”却广泛地生存，尽管早已是风马牛不相及。

读音、字义和用法一变后，“的”成了现代汉语中运用最广泛的汉字，也算新文化运动缔造的奇迹。

从美女的芳唇到荷花的莲子，美好的“的”现如今半点诗意也无。

但是，“的”还是和美好的感觉有关，起码，我们管一切食物叫做“吃的”，至于珍馐美味那便是“好吃的”。

莲子的确是一种好吃的东西：莲蓉、莲子粥和糖莲子；此外，“的”还可入药，莲子又名莲心，中医也称为莲薏，能够收敛强壮，补中安心。

但凡老人妇女儿童心躁失眠者，食莲子即能安心宁神。

莲的药用价值与它的外观确实表里如一。

不光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赞美它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在佛教里更是奉莲花为圣洁之物，所谓一花一世界，莲作为花之君子，似已达成中外共识。

就像火红炽烈的咖啡豆可使人兴奋，洁白安详的莲子让人心旷神怡。

正如荷花有白荷红荷之分，莲子也有白莲红莲之别。

虽然据说红莲熬粥更具滋补效用，但相对那种把饱满圆润的莲子扔到黏黏的糊状物里，成就一锅之天下，我更愿意享受手把莲蓬，一粒粒剥出来品味的欢乐。

辛弃疾笔下“最喜小儿无赖，溪头卧剥莲蓬”，描绘的是一派天真的清平之乐，而那首著名的古乐府《西洲曲》，表达的却是纯洁隽永的爱意和哀而不伤的淡淡春愁：采莲南塘秋，莲花过人头。

低头弄莲子，莲子清如水。

荡舟采莲的女子深深怀想着她远游的爱人，倾述起来却是如此含蓄，那份情感的牵挂如烟似雾，若有若无。

从此以后，莲舟便成为一个文化意象，承载着无数才女的情愁。

一代才女李清照，这样抒写对夫君的思念：红藕香残玉簟秋。

轻解罗裳，独上兰舟。

云中谁寄锦书来？

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

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

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

红藕指的当然不是藕，而是花。

虽然《尔雅》叮嘱人们，荷的根、茎、叶、花朵、果实各自有那么多的专有名词，可稍后的古人就已经没了那份耐心，随便拈来一个字眼，都是指荷花。

不过这倒正合了禅宗的本义，来看下面这则公案：僧问智门：莲花未出水时如何？

智门云：莲花。

<<温文尔雅>>

僧云：出水后如何？

智门云：荷叶。

中国的禅并无神秘，看主客言语交锋，你来我往，云山雾罩，如食春笋，剥开了外衣，转头倒卧，咀嚼一番，无非两个字：机智。

按照演员范伟的理解，就是高雅的脑筋急转弯。

就事论事，有一说一，那是俗人的做法。

高手过招，绝不拘泥于此道。

所以虽然是沙门僧客说道，也不必囿于佛理。

你若偏向佛经中钻，反倒入了旁门。

禅宗所论所言，其实都是日常生活的白话。

生命的本质在于虚妄的真实，落脚点，其实还是真实，离开地球，弄什么都是空穴来风，无论对语言本质，还是生命价值，都毫无裨益。

和尚问智门法师，莲花未出水时是什么？

智门的回答是：莲花。

若讲事实，莲花出水之前，莲花只是个假设，有的只是莲藕。

但莲花实际上是个先验的存在。

因为莲花之所以为莲花，是因为它诞生在莲藕上，依托于藕这个本体。

倘若开在土豆上，那就是马铃薯花，长在树根旁，那可能是蘑菇，或许是狗尿苔。

惟名不同而已，其实质都一样。

所以莲花就是莲花而已。

按照符号学的理解，莲花也只是个漂浮的能指。

它的名称是人为设计的。

如果当初莲花就叫做土豆，那么也并无不同。

但是因为莲寄寓了庞人渊博的文化元素，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文化载体和观念的媒介物。

所以人们往往认为莲花这个字要比土豆这个字高尚和纯洁。

哪有这回事？

陈胜站在雨水泥泞的阡陌间，振臂高呼：“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！”

？

“有种吗？”

没有种吗？”

王侯将相或本无种，可以是土豆，也可以为莲花。

但是，当马铃薯花开放在水面上，人们必然轻叹道：多美的莲花啊！

区别仅仅在于人们肉眼所见，嘴巴所云，心思所想，千夫所指。

一旦莲花开出了水面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那当然就是莲花了。

然而智门却话锋一转脱口道：荷叶。

所谓见花不是花，见叶不是叶。

其实智门的心里，实在是将那叶与花看作一物的，但他偏要指鹿为马，提醒梦中人。

不着于象，色不异空。

从大千世界眼光来看，就连莲花与土豆都没有差别，更何况同生于莲藕的花与叶呢？

当人们不知道那个叫范伟的东北爷们儿是哪根葱哪头蒜时，范伟就已经是范伟了。

当范伟和赵本山站在一起浮出水面时，范伟还是那个范伟，但是在人们眼中，范伟不再是范伟了。

尽管从前的范伟什么样，大家并不知道，也不必知道。

也许，荷叶比莲花更真实。

但是，真实的未必是人们想要的。

毛姆的《月亮和六便士》里写到一个画家，很意外地，由于风流绯闻而声名鹊起，润格飞涨，他儿子感到恼怒，澄清了父亲的清白，于是再次很意外地，画家的作品跌入谷底，无人问津。

生在尘世的莲花，每一朵都有它伤心和快乐的理由。

<<温文尔雅>>

然而荷叶安慰莲花的动作和声响，很少有人听到。

八大山人在1693年前后书写的一通行楷册页中，题诗数句： 一见莲子心，莲花有根柢。
若耶擘莲蓬，画里郎君子。

书法显示出八大一贯的沉静凝练的笔调，不疾不徐，那份有力而朴素的宁静和生命律动的气息，透过纸背扑面而来，宛若莲花的禅意和清香。

作为莲子的“的”早已隐遁入历史的尘埃，即便在明末清初的八大之前的之前，就已经不常用了。

不过也幸好它不常用了——不然当作为主人的你向宾客们宣布这句话时他们该作出怎样的神情：

“今天我请大家吃的这种好吃的吃的就是的……” 烟 烟酒茶不分家，可是烟远没有那哥俩幸运。

酒与诗意相伴，茶与文化相随。

香烟没能名垂青史，反而惹人歧视，从根本上来说，缘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，这是件悲哀的事情。

酒文化源远流长，茶文化紧随其后，历代文人墨客浸淫茶酒，挥毫泼墨的文本和典故不可胜数。

香烟呢？

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，既属舶来品，又姗姗来迟，来得不早没关系，偏偏来得不巧。

16—17世纪，烟草兵分两路传入中国。

南路约16世纪中期由吕宋（菲律宾）传至广东、福建；北路约17世纪初由朝鲜传至东北。

其时在中国已经是明季，按照黄仁宇所持的大历史观视角看待，已是中华第三帝国的中晚期。

可以设想，如果烟草哪怕稍早一点点，有幸生于两宋，其形象、地位与命运，呈现别样的面貌是大有可能的。

相对于别的朝代而言，宋代的士大夫待遇好，养尊处优，有更多的精力和闲情倾注于闲事。

虽然贺知章李白那些人也沉醉美酒，号称饮中八仙，但是唐朝，时代的主流是高歌猛进的，它所呈现的文化特质也是宝相庄严，四平八稳：书法虽有笔走龙蛇的癫张狂素，但到底以宽博雄壮的颜真卿为代表；绘画纵有逸笔草草的文人画鼻祖王维，却终归以威严逼真的人物画尤其佛像妙手吴道子为圭臬；诗歌虽有太白的风流迈，但还有个无比沉郁的老杜铁着脸在那挺着。

一句话，颜、吴、杜才是主旋律。

而宋代完全是另外的景象，仅拿酒来说，宋代文豪没听说不好这口的，不但好这口，诗篇里更少不了。

<<温文尔雅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在喧嚣的世风里行文做事，笔静已属不易，何况心静如此！
沐斋在古文中淡淡地搜寻趣味，骨子里却是对现实的纠缠与凝视。

所谓“温文”，或许意味了文字的温和。

然而在假面之后，我看见他正悄悄地走向老辣——我期待着他的笔了。

——刘恒作家，《集结号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等编剧 “尔雅”在“温文尔雅”这个词里，或许只是表示着“雅”的意涵。

不过，沐斋别具心裁，竟真由《尔雅》发展出一篇篇散文来，令人眼睛一亮…… ————龚鹏程 学者，台湾南华大学校长、北京大学教授

风子（沐斋）作文，没有太多的雕琢，夹叙夹议，娓娓道来，文风意象清新空灵，散淡的笔致中透着悠悠的清隽之美；风子习书，师魏碑，学苏黄，临八大，结体中收外放，用笔率性流畅，笔势生动而有爽爽风气；风子绘画，纯然文士自娱一路，了无功利挂碍，任凭书法用笔随意写来，画里尽是一己恬淡而活泼的生活，充满盎然现代情趣 ————吕品田 美术理论家，《美术观察》主编

我所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阐释得最好、最优雅的作品之一。

文本展现出的作者的天赋、学识和洞见深抵人心。

阅读其作品的过程，如同倾听一位才华横溢的导师的精彩讲座，雅致从容，让人受益匪浅 ————

—Zhenbin Sun 美国Fairleigh Dickinson大学传播学副教授

<<温文尔雅>>

编辑推荐

《温文尔雅》一书从《尔雅》浩翰的释名中择取与当代读者文化记忆关联密切的一些条目，分别单独成文，进行饶有趣味的天马行空式的重新解读与阐释，力图在艰辛的古典阅读中开掘一线光明，从而不断扩延，汇集成无限春光，使读者在那片春光下，再次发现传统文化的不朽伟力与不老神奇。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